

宁波好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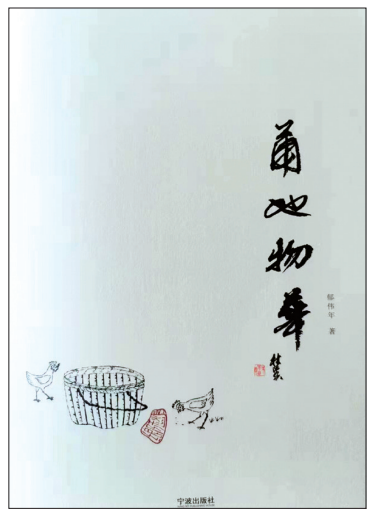
用心打量，才能“看见”宁波

——读《甬地物华》有感

郑阳和

我很喜欢孟郊的《游子吟》。无数的母亲为儿女做了无数的事，很多人熟视无睹甚至认为理所当然。但孟郊看见了，他不仅看见了母亲做的事，更看到了事的背后，母亲对儿女的牵挂和爱。因为“看见”，所以感恩，“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当我读完郁伟年先生的新作《甬地物华》，首先想到的就是孟郊和他的这首诗。郁伟年先生同样“看见”了，他“看见”了我们共同的母亲——宁波。

《甬地物华》以一篇篇小品文展



现了宁波物产的丰富、世代宁波人的勤劳和生活的智慧，表达了作者身为宁波人的幸福和自豪。作者所写都是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植物和动物，稻谷、瓜豆、水果、禽畜等，但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就像孟郊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母亲的一针一线。稻谷，我们每天都吃，也知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但这个“辛苦”，我们是没有多少概念的，浪费粮食的现象也随处可见。看到作者为《水稻的种植》一文中写耘田施肥的过程，我差点落泪：耕耘耕耘，“耕”用的是畜力，“耘”用的是人力。农民穿着短裤，或者将长裤的裤管卷到大腿，然后赤脚耘田，双膝下跪。两腿之间夹一株稻，按一行6株稻，双手翻泥、摸根，边摸边跪行，遇到杂草要连根拔起埋入泥下。据说耘过的水稻生长更快、更加茁壮。然而耘田后人都成了泥人，弄不好蚂蟥还会叮上大腿，流血不止。收工后得马上跳进河里洗掉干净……一般一季水稻要耘两三次。耘田最怕水稻分蘖封行，大腿两侧往往被稻叶割得通红一片，又痒又痛。我像鲁迅闻土讲沙地里的瓜，“惊讶于西瓜有这样的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它们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我以为稻是种下后自己会生长的，想不到农民要像养育孩子一样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助它们茁壮成长。这

让我意识到珍惜粮食与价格的贵贱没有关系，与粮食的够与不够没有关系，我们珍惜的是别人的劳动和心血，珍惜的是自己的仁心。

作者也让我们“看见”了宁波菜的美味和温暖。“蔬菜炒年糕这种吃法有菜蔬炒年糕、荠菜炒年糕、草子炒年糕等。菜蔬是油菜在春天抽薹时折下的嫩茎，带有春的气息，水分足，有糖分，与切成片的年糕炒在一起，颜色青白相间。年糕软滑有嚼劲，菜蔬有甜味，入口即化，如果再拌一匙猪油，那就不知天上人间了。”“每年秋末番薯收获后便可以煮番薯粥了，把番薯皮削去，切成小方块，与粳米一起煮。薯多米少，最好在火缸里焙‘稠溜’。这样做出来的番薯粥最香，而且口感糯滑，粥色也很好看，有点橘红，有点光亮，真正是色香味俱全。”作者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了一道道宁波菜，活色生香，让人读的时候不禁垂涎生津。这些美味的菜肴和点心何尝不是世世代代宁波人的生活智慧，让我们的日常在平凡中洋溢着情趣，在琐碎中感受到温暖，在虚无中触摸到质感。正是这些温暖胃和心的美食以及蕴含其中的民俗，让我们对家乡有了对母亲般的依恋。

宁波人的生活智慧不仅在于物尽其用，还有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和开放包容的精神。在水稻浸种催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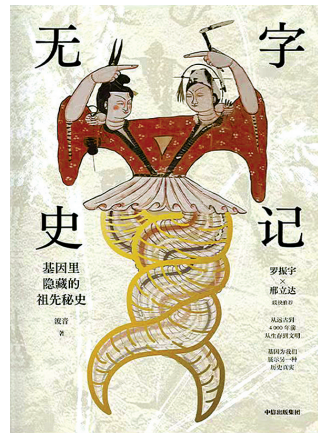
阶段，催芽完成后，“由于田里气温仍然比较低，还要炼芽，方能下田。炼芽就是在常温下将芽谷摊薄，放上一两天，以锻炼其抗寒能力，使其适应自然环境。”看到这一段，我不禁会心一笑，宁波培养人不是这样吗？所以才会有驰骋商界的宁波帮和在科技界占一席之地的院士群。宁波的开放包容和兼收并蓄进一步丰富了物产。“农产品中有不少名字带‘洋’字、‘番’字，大多是从海外引进的，比如洋葱、洋葱、番薯、番茄等。还有一些干脆直接把外文音译过来，如‘约克’猪、‘白勒克’鸡等。”

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这是从哲学的高度提出的一种人生态度。降一个维度，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何尝不应如此。只要用心打量，我们会发现平凡生活都不平凡，长在地里的紫云英、游在水里的鲫鱼、飞在空中的蜻蜓、养在家中的猫狗，它们都可以有自己的故事，都能够增加生活的乐趣。用心打量，才能真正“看见”生活。

如果说孟郊塑造慈母形象的同时，塑造了自己的“中国暖男”形象，那么作者郁伟年先生在描述宁波物华的同时，处处体现了他对物的珍惜和对生活的用心。《甬地物华》让我们“看见”了宁波，因为“看见”，所以热爱，因为热爱，更加“看见”。

荐书

《无字史记》



人类从何而来，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这样的好奇心关乎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是考古学这门学科的诞生与发展的基础。考古学如今有了极大发展，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现代科技的参与，尤其是基因技术的应用。《无字史记》就是从基因角度阐述远古考古学的作品。作者波音，曾任《世界遗产》等杂志主编。

作者娓娓讲述，层层揭秘：数百万年前，猿人开始使用双腿直立行走，但是，这些古人呢？他们为什么？为什么怎么说距今7万至10万年的智人才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祖先？他们是怎样把遗传因子遍布在世界各地的？本书从古人类的生活讲起，然后是现代人类的诞生、走出非洲的智

作者	波音
出版	中信出版集团
日期	2021年9月

人，核心内容是中华民族的远古史。该书破除了一些错误的传说，描摹了无字时代的人类社会的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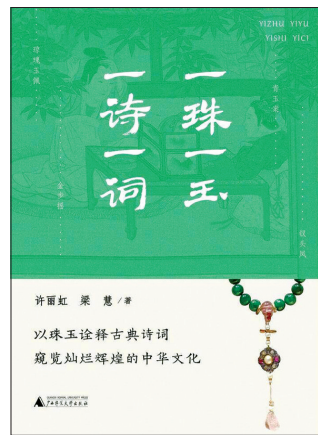
基因研究告诉我们，山顶洞人、元谋人等中华大地上的古人由于气候等原因消亡了，他们并不是中华民族的人类始祖。由于气候和食物缺失，现代智人走出了非洲，开始了他们的全球征程，中国人也是其中的分支之一。

本书详细呈现了沿着海岸线行走与从内陆沙漠草原地带突进的两支智人队伍的行程，他们渐渐演化成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作品后半部分集中描述中国古代史，讲述了二里头文化、良渚文化等古代遗址的特征，讲述了夏商周直至汉代的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部落的关系，以及这些少数民族部落东突西进所带动的历史格局的变化。作者还讲述了粟黍菽等谷物种植、牛羊马等家畜驯养对人类聚群生活的影响。

基因研究是一项技术，这项技术用于考古学是为了提供更清晰的证据。藏在我们的DNA之内的，是一部浩瀚而纷繁的历史记录，它由全人类共同书写而成。

(推荐书友：赵青新)

《一珠一玉，一诗一词》



珠玉之美，美在鬼斧神工的技艺雕琢；诗词之美，美在字斟句酌的灵感迸发。一珠一玉，见证古今中外的文明发展；一诗一词，彰显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当珠玉邂逅诗词，绚烂的艺术和瑰丽的文学有了更加广阔的舞台。

许丽虹和梁慧是珠玉的挚友，是古诗词的闺蜜。在《一珠一玉，一诗一词》中，两位作者以古诗词中所提到的珠玉为引，讲述了玉佩、琼琚、青玉案、金步摇等27种古珠玉的前世今生。

《诗经》中提及的“琼瑰玉佩”仅仅是几块美玉吗？不是，它是周王朝时期的一种组

作者	许丽虹 梁慧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22年1月

配。组配一上身，即是将天地万物戴在身上。秦太子送舅舅重耳回国，是去夺取国君之位的。既然需要黄袍加身，那琼瑰玉佩自然必不可少。汉代张衡曾在《四愁诗》中写道：“美人赠我锦绶段，何以报之青玉案。”案，原指木制的盛食物的矮脚托盘。不赠木案和漆案，偏赠青玉案，这仅仅是为了和锦绶段相匹配吗？也许吧，但还有一个原因是回赠特产。张衡老家南阳，南阳的独山玉质地优良，青玉案以此玉雕琢自然多了一份浓情厚谊。白居易的《长恨歌》对杨贵妃得到皇帝宠幸有非常经典的一处描述：“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在“以胖为美的唐代，女子插上高高的金步摇应该会有一些特别的轻盈感。原来，在一珠一玉的背后，居然隐藏着如此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当然，在有趣的故事书写背后，潜藏着两位作者孜孜不倦的探索和精益求精的执着。

(推荐书友：郑从彦)

《节庆里的故乡》



乡愁，是乡土作家黄孝纪作品里永恒的主题。如果说他的《瓦檐下的旧器物》《一个村庄的食单》《故园农事》等，是以物为媒，寄寓心中的怀旧、哀伤和希望之情，那么新著《节庆里的故乡》，则让传统节日如晨钟暮鼓，直抵精神深处。书分四章，以春、夏、秋、冬为章，收录四季轮回里写下的40篇节庆散文。

“我们在节庆习俗里生活，节庆习俗也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和灵魂，构成了我们完整的人生。”《头初一》和《除夕》是一年的两端，伴随着鞭炮声声，在辞旧迎新中结束，又从美好祈盼中开始，流转在四季里的温暖和希望，带来生

作者	黄孝纪
出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日期	2022年1月

生不息的力量；《兜盘子》《耍狮子》《尝新》等文，记录了物质匮乏却热闹非凡的节庆记忆，拜年兜盘、敲锣舞狮、品尝新谷……故乡人以最简单、真诚的方式抒发着对生命的呐喊和未来的期许；《请看饭》《帮工》《拜师》等文，让我们看到互帮互助的淳朴民风和不图回报、有来有往的深深情谊。

如今的乡村，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乡村人口却在减少，许多迷人的、诗意的、情感的传统节日与习俗，逐渐被人淡忘。面对正渐渐消失的故乡，黄孝纪希望饱含人伦关爱和家国情怀的节日能够传之久远，“毕竟，生活中的许多情感和精神需要一种特定仪式的寄托，它远不止停留在纯粹物欲上的易得和满足。”他一直在思考如何留住乡土民俗和乡村记忆，《进朝门》《开宗祠》等文，记录了传统节日注入新活力后，焕发了新风采，让他深感欢喜。而他提出的“乡村能否长远、关键要有合适的生产、生活、生存的基础”，更是藏在文字背后的思索和深意。

(推荐书友：李剑)

书林隐者路工

——读《路漫漫：路工生平纪实》

童银舫

龚爱茹女士的《路漫漫：路工生平纪实》一书，以三十万言的篇幅，记录了路工先生的一生，是一部十分珍贵的人物传记。读来亲切感人，让我一下子回到了25年前与路工先生相处的日子。

我是1984年开始与路工先生有书信往来的。当时，我业余搜集慈溪名人资料，在《中国文学家辞典》中见到路工是慈溪人，就写信给他。很快收到他热情洋溢的回信，回答了我的一些提问，后来还寄来了他的《访书见闻录》等著作。我在县志办工作时，路工先生曾来办公室指导修志工作，主动为《慈溪县志》拍摄照片，并且不计报酬，无私奉献。

我与晚年的路工先生有过一些交往。1991年10月，我去他的北京寓所访问，翻阅过他的藏书，得到他和夫人的热情招待，请我去街上吃涮羊肉，并在他家宿了一晚。他与同是慈溪籍的著名作家姜彬先生一同来过我家，我用家乡菜招待他们。特别是他回家乡暂住在本村童兆良老师家里的那段日子，陪他

摄影聊天、欣赏古籍、讨论民间文学，极其快乐、充实、自在。我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所接触的慈溪籍专家学者中，路老是最亲近的、最和蔼的、最无城府的、最爱青年人的一位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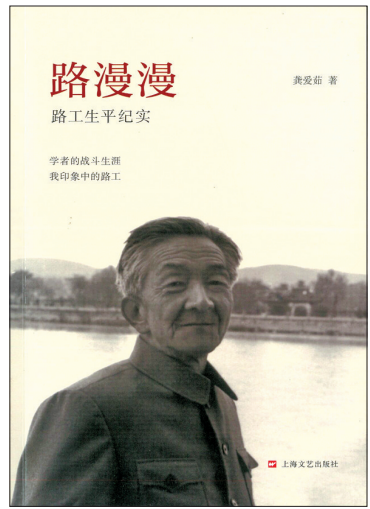
路工先生年轻时就喜欢写诗。1940年，18岁的路工创作了第一本诗集《夜的声音》，由太行晋东南文协出版发行。1942年，他在太行山晋冀鲁豫军区创办了太行诗社，主编《太行诗歌》《诗风》等诗刊。1946年，创作了描写矿工与帝国主义斗争的长诗《煤山上》，发表在《太行文艺》上。新中国成立后，他创作了歌颂铁路工人及“毛泽东”号机车的长诗《“毛泽东”号》，发表在1950年7月16日《人民日报》上。随即《苏联文学报》将其译成俄文转发，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路工的名字开始在新中国文坛上闪亮。他接着创作出版了《好妈妈》《中国人民大合唱》等诗集。

1951年，路工先生从铁道部调到中央文学研究所，后又调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研究部。他开始

了中国民间文学特别是通俗文学的研究，编著出版了《梁祝故事说唱集》《孟姜女万里寻夫集》《明清民歌选（甲集）》《明清民歌选（乙集）》《明代歌曲选》《十五贯戏曲资料汇编》《明清平话小说选》等多种著作。由于他的著作中搜集了大量罕见的作品和版本，深受读者欢迎，多次重版，为学界所倚重。

1957年，路工先生作为文化部的访书专员，在郑振铎先生的精心指导下，与赵万里先生一起，先后赴皖、赣、苏、浙、晋、鲁、闽等地寻访，发现了一大批珍稀古籍。他将这些秘笈异本，或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撰文披露和考证相关内容，或捐赠给相关研究单位和研究人员，或提供给出版社影印出版，极大地推动了学术传播和研究。他还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编成《访书见闻录》一书，但因“文革”事起，无法问世。直到1985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成为古籍版本学界重要的学术著作。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路工先生将自己珍藏的约一千册书籍和文献资料捐赠给了慈溪档案馆和图书



馆。《路漫漫：路工生平纪实》“附录三”有其赠书目录，有的版本十分稀有。这些书，我曾参与从苏州搬运过来，忘不了那天下大雪的情景，也忘不了那天档案馆馆长见到这批书时欣喜若狂的情景。因为路工先生经手和经眼的古籍，不为常人所知。著名藏书家韦力先生知道这批藏书的下落，也为路工先生的义举所感动，说路工先生是一个真正热爱家乡的学者，应该载入史册。《慈溪市志》已为他立传。而路工先生处事的低调，彰显了他的人格魅力。

感谢作者将路工先生鲜为人知的故事记录下来，还原了一个从延安出来的老革命、一个书林隐者的一生，也让更多的读者为家乡有路工先生这样的文化名人而骄傲。

宋词是最美的宋韵

——《宋朝的腔调》读后

朱田文

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临，感悟宋人睿智哲思，无限风流。冬夜读《宋朝的腔调》是有趣有味。19位宋代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物，他们或豪放或温柔，或多情或绝情，他们展示着家国情怀、书生意气，甚至城楼伤怀、青楼醉卧，历史是真实的，故事是生动的，细节是可考的。

从“词中之帝”李后主、“奉旨填词”柳三变、“富贵优游”晏同叔，到“松操竹节”范仲淹、“一代宗师”欧阳修、“巨笔如椽”司马光，再到“云间公子”晏小山、“横绝百世”苏东坡、“山抹微云”秦学士，以及“豪侠才子”贺鬼头、“魂愁梦断”陆放翁、“诗酒淋漓”张孝祥，乃至“词中之龙”辛弃疾、“寒酸清客”姜白石、“七宝楼台”吴梦窗……每个词人，都是特立独行的，作者抓住了他们的个性特征。

宋代文坛，绕不过的一个人便是苏东坡，“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本书作者从“高逸”“旷达”“幽默”“馋嘴”“多情”几个方面着墨，其中，“多情的苏东坡”一节中，对王弗、王闰之、王朝云三位女性作了细致刻画，将政坛动荡、个人境遇、人物性情与诗情词意综合起来分析，令人信服。

作者说乐观的诗感情深厚、意境悠远，其词“用疏朗流畅的章法，连接精致典雅的词句，融入技艺又不逞弄技巧，一首首珠玑，为宋一代词人之冠”。作者还考证了秦观名作《满庭芳》中“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等妙句，竟然并非秦观原创，而是袭用隋炀帝的诗：“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可见优秀诗人词家也是需要借鉴前人的文化成果的。

《宋朝的腔调》对王安石的分析和大胆而肯。作者认为，王安石变法，主旨是好的，个人品德也无可挑剔，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他的“变法团队”中得力干将及追随者，几乎没有有什么好人，奸不是苏东坡，“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定、邓绾等，个个劣迹斑斑。不过，王安石的诗写得出神入化，有“春风又绿江南岸”“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等惊艳好句。

值得一提的是吴梦窗，即吴文英，是宁波人。贬者对他有“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之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骂他：“……宁梦窗辈龌龊小生所可语耶？”而本书作者倒是说了公道话，他以《宴清都》为例，认为吴文英的词符合现在流行的风格，有一种朦胧美。“有时我想，吴文英如果生活在今天，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我们看方文山的歌词……其实也是这种堆砌意象的手法。他只是写些华丽的空话，就这样朦胧的最好，说得太清楚了，万一触犯了贵人某方面的心事，发了火，那饭碗就砸了。”

在晚唐，词已进入诗人的领域，诗人倚声填词已成为一种时髦。进入宋代，词发出夺目的光彩，成就在诗文之上。它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特征，一个民族的心声，展现了作者的心灵世界，文人的不



凡思想。需要指出的是，宋词中有不少对功名、事业的迷惘、慨叹，因而弥漫着较为浓郁的悲凉气息及感伤情调。

作者在后记中将唐诗与宋词进行了一连串的对标：“唐诗写边关落日，大漠烽烟，倚剑云天。宋词写月细风尖，曲堤垂柳，闲卷珠帘；唐诗如大江奔涌，宋词如镜泊无纹；唐诗如霜天雁鸣，宋词如阳春莺语；唐诗是入口如刀的穿肠烈火，宋词是留齿沁香的清馨佳茗；唐诗是男儿侠士，宋词是红袖美人。”非常有理，十分精彩。

本书作者石继航，笔名“江湖夜雨”，出版有《印象盛唐：唐才子诗评传》《煮酒论道：逍遥世间的绝妙智慧》等数十部畅销书。